



北京网络媒体协会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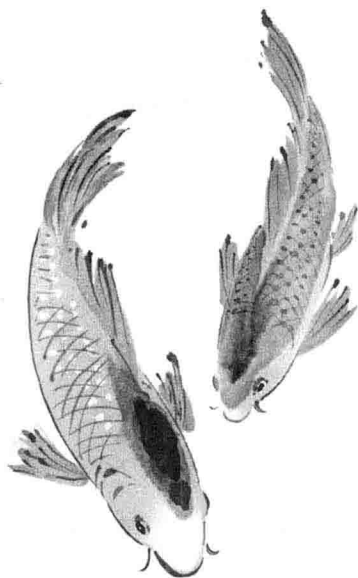
网得锦鳞出水来

网络短篇小说精选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 京 出 版 社



北京网络媒体协会 编



网得锦鳞出水来

网络短篇小说精选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 京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网得锦鳞出水来：网络短篇小说精选 / 北京网络媒体协会编. — 北京：北京出版社，2012.9
ISBN 978 - 7 - 200 - 08916 - 5

I. ①网… II. ①北…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14668 号

网得锦鳞出水来

网络短篇小说精选

WANG DE JINLIN CHU SHUI LAI

北京网络媒体协会 编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 京 出 版 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120

网 址：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27.75 印张 438 千字
2012 年9月第1版 2012 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 000

ISBN 978 - 7 - 200 - 08916 - 5

定价：49.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010 - 58572393

本书编委会

主 任：严力强

副 主 任：佟力强

顾 问：王 彬 王升山 兴 安 张 柠

委 员：胡春铮 孙树公 袁 渊 李佳玲

刘 威 周 媛 艾德鹏 刘军民

陈思维 谭 艺 卢 帆 冰 心

李艳莉 曹 杨 陈莉娟 范少卿

刘淑玲 赵国艳 周彩虹 刘一兵



序 言

本书是“2012 互联网文化季”系列活动之网络短篇小说大赛的优秀作品合集。

2012 年 4 月至 9 月，北京网络媒体协会联合国内十六家大型互联网企业共同举办“2012 互联网文化季”，利用网络平台，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先后推出网络短篇小说大赛、微电影 & 微剧本大赛、微小说大赛、网友书画大赛和摄影大赛等五项活动，得到广大网民的追捧和好评。据统计，各网站系列活动页面点击量超过六千万次，各类应征参赛作品超过一百万部（件）。经过网站编辑和专家学者层层推荐、严格评审，最终产生一批颇具代表性的网络文化精品佳作。通过这次文化季系列活动，各大网站与网民密切互动，共同打造网络文化建设品牌，努力实现“文明办网，文明上网”，营造了积极健康、和谐美好的网络文化精神家园。

作为“2012 互联网文化季”首项专题活动，本次网络短篇小说大赛得到了包括小说阅读、榕树下、晋江文学、凤凰原创、和讯网、西祠胡同、新浪读书、网易原创、搜狐原创、起点中文、红袖添香、铁血读书、幻剑书盟、潇湘书院、中搜网共十五家承办网站的大力支持，征集成果丰硕。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共收到约两万四千部网络短篇小说作品，受到广大网络文学爱好者和网民的热情关注。

数量庞大的参赛作品经历了严格的评选过程：首先由网站专业编辑进行质量把关；再由文学专业大学生评审团根据统一评分标准对初选作品打分，并给出评语；最后组织专家评审团召开终评会，对初评筛选出的作品逐一进行评分，从作品题材内容、思想立意、审美趣味、人物形象乃至作品原创性等各个层面进行了深入详尽的讨论，最终选出了十九部获奖作品。



本次获奖作品可谓题材内容丰富广泛，网络特色鲜明突出：人情世态、市井乡间的家长里短，少数民族的奇风异俗，老一辈人的集体记忆……都在各位作者笔下有着精彩的呈现。作者们对现实的关切使得这些作品视野广阔、思想深刻、意味深长。

《杏坛逸事》描写了一所普通乡间中学和一群平凡乡村教师的故事，细节丰富，充满生活质感和理想色彩，令人失笑之余又心生向往。同是描写校园生活，《“院士”之死》则将笔触指向高校中的学术内幕，在批判功利主义与浮躁之风的同时也颂扬了正直严谨的为人治学之道。《灵迹》描写捉鳖人的日常生活，真实可感，淳朴的乡民形象呼之欲出。《醉贤良》则是市井间的爱情婚姻纠葛，故事娓娓道来，叙写耐心细致，生活气息浓厚。《塔拉的村庄》和《逝去的“雅禁”》都是描写少数民族风土人情，前者语言干净，叙事流畅，情感真挚。后者描写壮乡特有的巫师“雅禁”，在描绘神秘色彩的治病故事中，充满着对原始本真生命力的热爱以及对民族古老传统的珍视与敬畏。《天意》则讲述了20世纪80年代知青返乡的故事，朴实的语言记录着那个年代特有的人世遭际，命运的悲剧感与人物的纯真善良形成巨大张力，在平静叙述之下映射出人性的光辉。

这些获奖作品也显示出鲜明的网络文学印记。对历史故事的重新阐释，对情感情绪的细腻描摹，对叙事结构的大胆创新，都显示出网络文学作品有别于传统文学的生机与活力。

《写在南宋末年》以南宋末年为背景，以征战在外的蒙古首领的口吻给自己的妻子写信，视角新颖，情感动人，颇有史诗气象。《只恐夜深花睡去》把视线投向战争中的爱情悲欢，以杨四郎妻子的身份重新审视杨四郎的选择，在以往有关杨家将的宏大叙事中加入了对离乱中情爱的思考。《听海的鱼》运用了死者叙事，以遭遇海难死去的“我”的口吻，见证海边渔民们的生活，视角独特，以“我”生前、死后两条时间线索分开又交织从而展开整个叙事，匠心独具。擅写细腻情感和古事旧事为网络言情小说所长，这一特点在本次大赛获奖作品中亦有体现。《独活》虽描写了一个现代爱情故事，但字里行间充满古典之美，故事背景与人物塑造、语言运用融为一体，宛若江南水墨画。《无记名爱情》的故事主线是敏感内敛



的男主人公以给猫写信的方式追求心爱的女子，穿插叙写“我”的心理活动和现实遭遇，构思巧妙，语言极富想象力和表现力。

网络特色与文学性兼收并蓄，是本次大赛获奖作品所体现出的显著特征。基于对近几年网络文学作品的持续关注和对比分析，多位参评专家均认为本次网络短篇小说大赛在题材广泛性、形式多样化等方面有了明显的提升，这其中既有网络文学自身不断成熟完善的因素，也与网络文化建设者们的共同努力密不可分。当然，如果用苛求的目光来审视，网络文学作品和创造者队伍依然参差有别，本次大赛兼具重大社会意义和突出艺术成就的经典佳作尚不多见，故大赛原定的特等奖也因此空缺，令活动组织者和评委们深感惋惜。也许这与当前社会大环境和文学创作大氛围不无关联，但重要的是为网络文学创作精益求精、更上一层楼提出了明确要求，相信广大网络文学爱好者能理解活动组织者和评委们的良苦用心。

当今社会，生活的快节奏，信息的碎片化、电子化，阅读的快餐化，使得文学与互联网新媒体之间关系日益密切，网络文学的影响力不断扩大。短篇小说这一原本在传统纸质媒介和出版界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的文体形式，也因新媒体发展而有了更多的生存空间。举办网络短篇小说大赛，既是顺势而为，又是因势利导。发挥网络短篇小说易于阅读、传播迅速的优势，在浩如烟海的网络短篇小说之中，打造和推荐兼具文学性与网络特色的作品，既是我们推动短篇小说与网络媒体深入结合的有益尝试，也是为网络文学未来健康发展所做的探路之举。对获奖优秀作品结集出版，目的是进一步挖掘优秀网络短篇小说所具有的潜力，与更多的读者朋友共同分享和见证。

受容量所限，本次参赛的不少上乘作品无法一一收录，在此，向本次大赛全体承办网站和热情参与的广大网民表示衷心感谢！

本书编辑中如有不妥之处，欢迎各位方家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北京网络媒体协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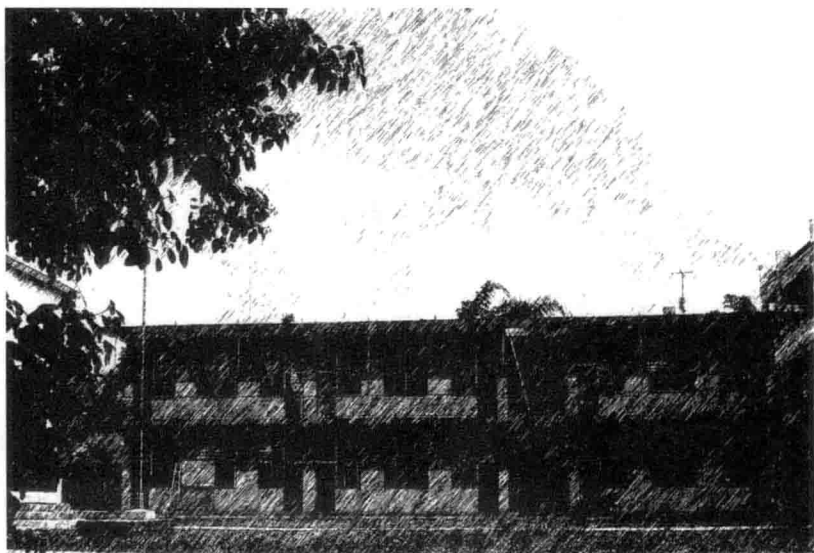
2012年9月



目 录

Contents

杏坛逸事	/ 1
只恐夜深花睡去	/ 40
听海的鱼	/ 60
“院士”之死	/ 81
软宝	/ 98
天意	/ 111
昔有公孙氏	/ 135
愿君惜	/ 161
无记名爱情	/ 191
灵迹	/ 209
耻	/ 224
写在南宋末年	/ 244
塔拉的村庄	/ 272
醉贤良	/ 299
十号街坊	/ 337
独活	/ 359
逝去的“雅禁”	/ 388
艰难守护	/ 401
东哥故事	/ 423



杏坛逸事

○ 王前锋



孔竹清在厕所里待了不到五分钟，手上的《史记》已经被熏得很臭。回家，妻子小惠对他掩鼻子：上次厕所就搞得这么臭，说你臭老九，一点也不错！

孔竹清无心和妻子幽默，拿书去教室。刚下课，上厕所的同学来来往往，教室里臭气熏天。

窗户一打开，厕所那边的臭气也跟着扑过来。

好不容易挨到下课，孔竹清发现老三孔竹明蹲在教室前古银杏树下。

老三说：想让你帮忙找点事做。



老三是瓦匠，手艺不错。孔竹清兄弟三人，就老三还待在乡下。

孔竹清想，老三来得正是时候，厕所这么臭，无论如何也要改造一下了。就带老三去校长室。

甄校长俯身在规划图上划拉，孔竹清进去了，他还以为是美术胡，头也没回：你要将这个厕所画到东南拐角上去，那儿离教室远。

孔竹清说：甄校长，我不是美术胡，我是语文孔。

甄校长回过身来，看着孔竹清：有事吗？

孔竹清说：校长你进过饭店吗？

甄校长说：什么意思，你想请我！

孔竹清无声地笑了一笑：就是想请你，但走进饭店，老拿着菜单给你欣赏，你有没有劲？

甄校长也笑了：你是笑我老是摆弄规划图，不来真格的是不是？

孔竹清无言。

甄校长将红铅笔在桌子上顿了一下：教学楼不是在打算做吗？只是缺钱不能启动。我正在向县里申请立项。规划是长远目标，再穷，这个是要有的，有这，大家看了也有劲，这和饭店里的菜单绝不是一回事。

孔竹清说：不说这个了，我看能否将厕所先修一修？

甄校长说：我早就想修。

孔竹清说：正好，我有个兄弟就是修厕所的，我今天叫他来了。

甄校长警惕地看了孔竹清一眼：我很想给你这个面子，可学校目前还拿不出这个钱来。

孔竹清说不要钱，什么时候有了什么时候再算。

甄校长说：工钱倒可以缓缓，但那砖头水泥的款项总不能也让你老三垫吧，那也不是个小数目！

孔竹清问老三：你有没有钱买砖头水泥？

孔竹明看了一眼老大：我又不是你们银行行长。有钱我还到处找事做？

甄校长笑了：我知道你不会干，你不晓得，这学期学校的办公费还剩两块一毛钱，买一根鸡毛掸子都不够。哪有钱修厕所？去年为修理教室和宿舍，学校还欠银行八十万贷款。

孔竹清很沮丧，就叫老三在他这里吃饭，老三说：吃什么饭，我还要到



别的地方去碰运气。

孔竹明走了，孔竹清正打算转身回家，甄校长却在背后喊他，他以为是甄校长回心转意，走到他跟前一一看，他却拿着一张广告单，说：县里要搞希望工程，和边远山区的穷孩子结成手拉手，你带一张回去看。

孔竹清就塞了一张在口袋里，跟甄校长说：我们这里已经是很穷了，还要戴笆斗进祠堂，充什么大头！

甄校长说：我们杏坛中学穷是穷，比不上那些重点中学，但总比那边远山区好些，用大观园刘姥姥的话说，再穷拔根汗毛也比他们的腰杆还粗呢。



晚上，孔竹清正打算看一会《鲁豫访谈》，美术胡、生物孙和数学乔三人各自端了茶杯，优哉游哉地就走进了他的家门。

一见到他们，孔竹清就没心思再看电视了。开始拉桌子。

妻子小惠说：你作死，又想打麻将？

美术胡调侃地说：不打麻将又能干什么，你家小孔还想升官？

生物孙说：又是周末，怎能不玩！

数学乔说：听说你家有一副夜光麻将，我们来看看，顺便试试手气。

孔竹清说：那是我叔伯老大孔竹山给的，他们公安局在外抓赌抓的。你们要看，我拿给你们看看！

美术胡说：没劲，不看了，你看你家小惠的态度，人来了也不热情，人走了又要跪踏板！

小惠说：你不要跟我要嘴皮子，更不要把我家孔竹清带坏了！

话是这么说，她还是把麻将倒在了桌上，自己搬了个椅子，坐到丈夫身后。一面看牌，一面叫丈夫出张八万或二条什么的。

这夜光麻将也真是好玩，每个里面都装了微型电池和发光二极管，将那字迹照得清清楚楚。如果灭了灯玩就更精彩。

正玩得起劲，有人敲门，小惠开了，一看是甄校长，大家一下都红了脸，尴尬尴尬。人家毕竟是校长，抵面了总不好。想玩吧，又不妥，想走吧，又舍不得。



甄校长也是个爱玩的人，平时克制着自己，这回来了，见了夜光麻将，眼睛也亮了许多。孔竹清就说：甄校长你玩会儿。

甄校长亮起来的眼光倏然而灭，说：你们玩吧，我哪有心思玩，我来找美术胡，让他早点把规划图搞好，下星期县里要检查。

美术胡不情愿地说：县里真是，又不给学校钱，规划图搞得再好有什么用？

甄校长说：用总是有的，新教学楼正在申请立项。就是规划图上的实验楼、办公楼、图书馆、微机室、宿舍楼也是要一步一步实现的。

孔竹清说：那么，厕所呢，你怎么不说厕所？

甄校长说：你怎么老说厕所，你哪天屙不下来屎？

孔竹清还想还嘴，小惠捣了他一下：你别啰唆！

甄校长说：厕所是个问题。不过，只要教学楼一建好，还愁什么厕所，那还不是水冲的，全自动化，你坐在上面，就会有东西伸出来给你揩屁股。

甄校长说着就走了，大家松了口气，不想甄校长又走了回来，问孔竹清：你跟小惠商量了？

孔竹清说：商量什么？

甄校长说：你真是贵人多忘事，手拉手呗？

小惠问：什么手拉手？

孔竹清就回头跟小惠说：跟穷山沟里的孩子结伴，出钱让他们念书，你可同意？

小惠说：甄校长净出馊主意，我们比别人也好不到哪里去。

甄校长说：再不好，也比那些穷孩子好，你们家经济条件不错，一年也不过几十块钱百把块钱的事，你们牙缝里也能省得下来。

小惠说：好吧，看今天晚上我们孔竹清的手气怎么样。

甄校长摇了摇头，无奈地笑了一笑，又跟另外三人说：你们也要考虑考虑呵。做点表率不错。

说话时，孔竹清忘了碰牌，结果让上手数学乔和了，小惠说：这手拉手，就让乔老师去拉吧。

甄校长又苦笑了一下，说：今天周末，可以玩一玩，但你们不要玩得时间过长，也不要玩钱，影响不好。说着终于走了出去。



这回大家真的松了一口气，可是还没玩到两局，又有人打门，门一开，是生物孙的老婆刘玲，她一进门，就没好脸色，且一句话不说，就伸过手来，把生物孙的耳朵一拉，生物孙就乖乖地像一只兔子被老婆给提了出去。

大家顿时感到万分无趣，三缺一，大煞风景。

小惠说：刘玲晚上不是到大楼上班了吗？

美术胡一脸不屑的神情：为了管丈夫，她是杀回马枪，哪是什么生物孙，我看是孙子孙！

数学乔手里无聊地捻着几张麻将，说：这生物孙的耳朵还算结实，要么早就让老婆给扯豁了。

难得一个周末，全让刘玲给搅和了。



说话天气就渐渐地热了起来，厕所气味更加难闻，且距离孔竹清的宿舍又是这么近，苍蝇就像芝麻一样唱着小调到处舞蹈，孔竹清和美术胡、数学乔、生物孙等住户都是住在同一排的，就一同到校长室去了几次，甄校长说：这厕所看来是要搞一搞了，要搞就搞得好一点，只是眼下没钱，到下学期收了学费一定动工。

学校有难处，他们自然也不好多说。

但学校也体谅他们，就叫总务处买了些农药定期到厕所洒洒，这样就能够让苍蝇少繁殖一些后代。

五一节放假，中午，孔竹清将孩子从幼儿园接回来，刚到家门口，就发现小惠的手里也牵着一个孩子，孔竹清不解：这是谁家的？

小惠说：谁家的，校长家的，他从县里一下带回来五个边远山区的穷孩子，让我们各家认领回来一个，过了五一节再送回去上学。我看这孩子挺乖的，人又长得俊秀，挺惹人心疼的，就领了她回来。五一我们多买些菜，再合计一下，到大楼上给这孩子买点什么，把她打扮一下，让她高高兴兴地回去读书。

孔竹清认真地打量了一下这个女孩，八九岁的样子，面目很是清秀灵动，只是穿得破烂一些，头发也梳得不好，神情也颇郁郁。孔竹清问她：你叫什



么名字？家里有什么人？读几年级了？

女孩告诉孔竹清，她叫阿香，家里有两个哥哥，一个爸爸，妈妈没了，她读二年级。

孔竹清说：你喜欢在我们家待吗？

她看着孔竹清，拼命地点着脑袋。

那时孔竹清看到了阿香水灵灵的眼里充满了快乐。

吃饭前，小惠给阿香认真地洗了脸，重新梳理了头发，那样子看上去就像是褪去了污泥的璞玉，亮晶晶的格外让人欢喜。孔竹清的孩子宝玉也很喜欢这个新来的小姐姐，吃饭时用他那个小匙子不断地往阿香的碗里拨拉着菜。并用他那稚嫩的声音跟阿香说话：你别走了，就在我家待着，我有好多玩具，你喜不喜欢手枪？击水的，可以打得很远。你说呀，你喜不喜欢待我们家？

阿香说：我喜欢你们家，可是不能长待下去的，我还要回去念书。

宝玉就问孔竹清：“爸爸，阿香姐姐还要回去吗？”

孔竹清说是的，阿香姐姐还要回去念书。

宝玉还问：那她以后还会来吗？

孔竹清说：“还会来的，我们要帮助她，一直到她中学毕业。”

宝玉说：那中学毕业以后呢？

他的妈妈说：你这孩子怎么打破砂锅问到底，阿香姐姐中学毕业以后就成人了，就要上大学了，就能为国家做大事了。

可是儿子还问：那阿香姐姐上大学拿什么交学费呢？他们家不是很穷的吗？

妈妈说：你这孩子，上大学就有国家操心了，你也是一样。懂吗？

一面说着话，一面收罢了碗筷，孔竹清和小惠正打算带阿香出门上街去买点东西，这时美术胡牵着一个孩子走进了孔竹清的家来。神秘兮兮地跟孔竹清说：“我们家也领回了一个孩子，你们猜叫什么？叫胡桃子，这真是大猩猩扁扁——缘分（猿粪）哪，怎么这么巧和我是一个姓，可我事先没跟我的妻子俞萍商量，她有点不高兴，我们家人多，上有老下有小的，我怕委屈了胡桃子这孩子，想让你们给我代管两天，你们家小惠心挺好的，委屈不了他。”



孔竹清回头看了一眼小惠，小惠正冲着美术胡在笑：“你不是说生物孙怕老婆，是孙子孙吗？那么你是什么胡？我看你在家也没什么地位啊，恐怕也得叫孙子胡！”

美术胡有点尴尬：“我在家算老几你还不清楚。孩子老大，俞萍老二，还有老娘，老娘也得看她们的脸色行事，老娘下面还养了一只捕鼠的小猫，小猫可以上蹿下跳，它下面的地位恐怕才会轮到我呢。”

小惠笑了一下，说：“你别诉苦了，孩子放在我们这里就是了。”

美术胡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百元钞票，递给小惠，说：“当然，也不能难为你们，我这点私房钱算是我给胡桃子的一点意思。”

小惠说：“算了，你家也挺难的。”

推让了一回，美术胡硬是将钱给丢下了。并在胡桃子的脑袋上摸了一下，说：要听阿姨的话。回去好好念书。

晚上，小惠跟孔竹清说：美术胡人心挺好的，家里也不好过，还想着别人家的孩子，能做到这点还真是不容易。

孔竹清说，这有什么奇怪，教师就是这种命，见到可怜的小孩心就发软。

④

五一过后，甄校长将领导班子和骨干教师召集到一起开了一个会。他想搞个校办工厂，好积累一些资金来建设学校。这么长时间了，指望县里立项拨款似乎不太可能，一个县这么大，难处也多。

办个什么厂呢？怎么解决启动资金呢？

甄老头子说，我让你们来，就是要讨论这个问题。

有人说办个水泥预制厂，也有人说办个教学模具厂，还有人说要办个灯泡加工厂……美术胡则说要办个水果批发市场，因为每年暑假他都要到砀山去贩梨子或者到烟台去贩苹果，路子比较熟。

甄校长听大家发言就笑了：无论办什么厂都要经过科学论证，刚才大家发言实际就是个小型论证会。原料、市场以及发展前途都得要综合考虑，在开这个会前我们对市场也作了一些调查，应急灯需求比较大。我们这里电力不足，就做这个生意目前比较看好。至于启动资金嘛，也不是很多，四五万



就完全可以上马。我们打算先让教职工把家里富余的钱从银行那里转存到学校来。银行的利率是四厘，我们给六厘！

大家经过一番斟酌，觉得没有亏吃，喜笑颜开的，事情就这么定下了。

会后，甄校长又找到美术胡家，跟他说，这个应急灯厂的厂长就你干，你看怎么样？

美术胡说：为什么偏叫我干？

甄老头子说：你还有点经济头脑，别人干我还不放心！

美术胡苦笑了一下：要是批发水果嘛，我还有点经验，还能分出个一、二、三等，可是这个应急灯嘛，我可是大姑娘坐轿子，头一回遇到这码子事。要是赔了，我怎么向杏坛这百十口子交代？那岂不是两个猴子抬一个猴子——死猴子！

甄校长听罢一笑：怕什么，我已在一个倒台的乡办企业那里找了一个技术员做你的技术指导，他以前是生产应急灯的。

美术胡还在沉吟，那俞萍早就捺他不住：还大老爷们儿，这点事都干不了，我看你将来还能干什么？

美术胡无奈地看了一眼妻子，不答应也得答应了。

事情说干就干，只几天工夫，学校就收到教职工的存款五六万元，学校又硬着头皮贷了一点好做周转，这样款子就算基本凑足。

工人都是家属或者子女，机器一到家，小厂就轰轰烈烈地忙起来。

看着这一片繁忙的景象，大家一个个从心眼里笑开了花。

可是，等着分红的教职工们哪里想到，他们只是空欢喜一场，那买回来的机器三天两头坏，机器是那个技术员给联系买的，等机器出了毛病，那个技术员却已不知去向。

大家找厂长美术胡，美术胡说，找我有什么用，是校长让我干的。

大家又跑到校长室找甄校长，甄校长急得头比笆斗都大。跟大家说：别闹了，多少钱学校都认了，一分钱也不会少了你们！

甄老头子咬牙给大家吃了定心丸，这边说了话，那边一口血就喷了出来。

五

厂子一倒，大家对此讳莫如深。尽管出钱的人家对甄老头子有意见，但



在他住院期间还是相邀着去看望了他。时间过得特快，学校很快又归于宁静，转眼间一个周末又到了，大家寻寻觅觅冷冷清清了一会，最终的结果还是把麻将桌子重新拉开。

上次由于生物孙中途被老婆拉走，扫了大家兴，这回大家不叫他了，教物理的小李就顶替着生物孙坐上了台面。

物理李长得小巧玲珑，面孔甜美，有点像女孩子。只是还没结婚，因为家里穷，曾失恋过一次，差点自杀，后来在大家的帮助下好不容易恢复过来，目前尚无人来管他。他倒也乐得个清闲自在。

谁知，刚刚开局不久，孔竹清的爱人小惠就带了个漂亮的闺女进来。小李一见到这个闺女，连忙放下牌来，说：我不玩了。

美术胡摸了一手好牌，眼看就要和了，见小李要走，不由得对他瞪着眼睛：你又发什么神经？

数学乔也不高兴：怎么一个个都和生物孙一样，有毛病？

孔竹清这才想起来，小李今晚不玩是有道理的。就跟美术胡数学乔说：“对不起，这闺女是我爱人小惠给小李老师介绍的对象，想不到今晚就带了人来。”

小李说不玩了，是想给这闺女留下个初次见面的好印象。美术胡和数学乔听了孔竹清的说明也都表示理解，正打算起身离开，谁知这闺女倒笑嘻嘻地跟小李说：“你不玩了？你没钱吗？我这里有！”

说罢，她就从腰包里掏出一张“老人家”来。跟小李说：你尽管玩吧，我看着。

这真有点出乎大家的意料，想不到这个姑娘初次见面居然如此豁达大方。

小李仍然不敢上桌，就撺掇那闺女说：“你玩你玩。”

那闺女也不客气，就坐上了桌子。

她很娴熟地摆弄着麻将，柔软圆润的酥手轻轻一摸，就能报出什么牌，且一张不错。刚转两圈，牌就开了。

一晚就这样具有戏剧性地结束了，小李忽然感到害怕，就跟小惠说：这姑娘我不要了。

小惠有点吃惊：怎么了，不好吗？

小李说：她那么会玩麻将，我怕她不正经。